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三四八・集部・別集類

太函集一百二十卷（卷八十一至卷一百二十）〔明〕汪道昆撰……………一

鳴玉堂稿十二卷〔明〕張天復撰……………四六七

蘭汀存藁八卷附錄一卷〔明〕梁有譽撰……………六一七

太函集卷之八十一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祭文二十一首

祭襄王文

嗚呼哀哉天與善人較然不爽卽匹夫以一善著咸克永年曾何靳於有土王有令德遽數未終舉其取販者稱之其凡有七王事 先帝務以精白承休修貢上書罔不祇肅卽平居燕見率自貶損以避 至尊德一也王幼孤事兩宮唯謹寒暑必在朝夕必朝德二也諸郡王則諸叔父諸昆弟壹以家人禮禮之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燕會無時務去苛禮以通德意德三也王以行義高列國顧獨嚴事諸侯王歲時聘問必以情吉凶慶吊必以禮德四也居千乘之尊富有四境猶然折節爲儉攝敝衣冠以居外廐不饜稻梁後宮不曳統綺德五也朝臣有事境內若奉使往來一見輒推赤心人謂王親已德六也周恤民隱遇國中大水發府庫以振貧窮國人或干有司必伸有司之法德七也王有七德所不足者豈年哉今棄國人春秋三十六耳夫天地晦冥日月薄蝕在造化且然有成與虧物之必至者也王尊位重祿盛子姓而享令名福履於是

乎成矣雖有至德其孰能不虧中道告殂不無遺憾要之淮南不以壽考而多譽河間不以大雅而隕名由斯以談所謂在此不在彼也道昆昔以 天子守吏待罪邦域之中王不以其無良禮遇踰溢久而不替今則已矣其如國士之報何卽不得匍匐國門效餘力於執紼謹陳辭爲奠王其饗之

祭襄國母張大妃文

嗟乎當道昆之守襄也幸得奉 莊王歡于是與聞國母之有婦道也及道昆之撫鄖撫楚也幸得奉

今王歡于是與聞國母之有母道矣成周初造本之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二

乎閨門其能婦也以后妃而其能母也以大姪載在風雅學士至今誦之此其繼世代興有造成周章章矣夫莊王天下之賢王也國母爲莊王妃以能婦著則其賢可知矣嗣王天下之賢王也國母爲嗣王母以能母著則其賢又可知矣顧莊王以中道而倍國母國母亦以中道而倍嗣王卽絺綌之風猶存梧捲之澤未泯旣無所怙復無所恃其將如嗣王何道昆待罪行間踰年而始聞訃卽期日旣遠而哀戚儼然如新且嗣王以仁孝聞無寧以毀踰禮於是陳辭爲奠非直以傷國母亦將以吊嗣王嗟乎大姪后妃之

澤足以造成周有道之長百年大期其孰能不逝國母達于此矣卽不腆之奠庶幾祭之

祭襄陽劉封君文

方城漢水厥有畸人行修帝里譽浹儒林承家有子三世傳經惠文柱下直節蜚聲封章載錫上迨于親繡衣黃髮 帝命維新邦家耆舊江漢通臣伊余守郡輿論推尊橋門國老俎豆上賓茲余再至爰及康寧百年伊邇就見于庭云胡旬日遽爾沉淪嗚呼哀哉榮期林類黃耆維鈞帶索拾穗猶有令名公避朝市儋爵山林人倫矩矱邦國儀刑矧茲子姓緝緝繩繩五福辨至存順沒寧余羈官守望望銘旌生芻一朶千里斯陳以傷以吊契闊死生惟靈不昧來格冥冥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三

祭鄭公文

紛世俗之昌被兮夫孰爲之儀刑天幸遺此耆舊兮操獨行而可經相梁木之崔嵬兮歷年所而始成蔭扶疎而蔽十乘兮枝直上而干雲胡大造之差池兮斲餘年於大耋晞黃髮而飾巾兮蒞朱明而長別暴雨集於橡枝兮飄風撥於巖穴宿朝暾而偃蹇兮當日暮而摧折余固知終始之相巡兮雖大椿其亦有

終嗟逝者之不居兮諒生人之所同唯天錫此難忘兮亦猶謫夫全功都人士俚俚其疇依兮叩天閭而無從伊丁年而受室兮嗣叔通之姘節齒平津而射策兮負百里之羈縲耻鉤鉅之巧宦兮寧循理而用拙侍列棘而爲郎兮甘華顛而就列持三尺以平反兮肺石誦其不冤復循次而翱翔兮冠惠文而入滇輕萬里之馳驅兮豈王事之迫邇望故鄉而稅駕兮盍歸來而引年惟歲時之乞言兮赫煌煌乎惇史雖蕭艾之盈庭兮亦咸避夫蘭芷薄崦嵫而勿迫兮介高明而受祉何良士之皤皤兮先秋露而溘死嗚呼哀哉世德繩繩司左契兮季年通籍規循吏兮豐饒丘園飲甘毳兮九疇有五君子備兮振振子姓美且都兮貽厥孫謀懷永圖兮全歸冥冥德不孤兮流風泱泱邦人模兮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四

祭章中書文

嗟乎先生魁然者也且春秋富矣弱冠受書鬱鬱不得志諸長老言人固有美好如生而長轡軻者乎及先生躡騰入燕以褐衣召見卽得載筆侍從須臾且拜中書鄉人不以爲先生榮知先生所負者大也居無何先生尋卒嗟乎世多眇小丈夫富貴壽考者何

限先生魁然者也乃竟客死邪裴行儉有言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故王勃廬照鄰蚤歿皆如其言此誠有所短也卽行儉非知人宜無當於二子先生深厚不伐非二子比使行儉而在且遵何說哉賈生入楚自以楚地卑濕壽不得長先生客燕者久之妻子置勿問疇昔之夜目攝其舍人須旦日乃瞑目嗟乎勃碣之間土厚燥少年可無死先生奈何從羈旅而決其死邪某等博考載籍若賈生王勃照鄰之徒以彼其材而賁志以致未嘗不扼腕悲之然猶異世足寬解乃今雅從先生游撫今懷昔如見先生之面寧詎能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五

忘情於先生邪嗟乎依古以來其間富貴壽考者不可勝道顧錄錄當世卒沉沒無聞賈生王勃照鄰無從頌以死而學士志之不倦由斯以談則修短之期在此不在彼也於先生何憾耶嗟乎先生行矣鄉人過從燕會且失賢者祖之日徒奉杯酒爲別先生其儼然幸而饗之

祭汪別駕文

嗟乎二三子柰何從都市哭先生邪先生深厚少文鄉曲多其長者顧以貲爲郎待命十餘歲乃僅得州別駕先生不以爲官薄捧檄意得甚此何故哉賈生

有言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先生名家子齋用且饒當此時卽巖棲川觀猶可洸洋肆志顧去親戚墳墓結劓入燕此其志非直干仕而已居常奮袂而談耻功名不立於天下藉令得佐州郡孳孳務民和則先生之上願也彼其馳逐重貨走死地若鶩視先生所爲惡可同日語哉嗟乎士白首閭巷間董董取榮名竟客死闕下一三子持卮酒爲奠未嘗不泣下想見其爲人旣而誦天地逆旅之談則爽然自失矣嗚呼哀哉

祭汪文學文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六

嗚呼哀哉茂陵倦游長沙官薄亦觀昌暉邁此焚錯吁嗟先生洵美且碩高距壇場大雅可作丁年任俠節慕朱公存老夷門結客屠中周南削迹脫躡素封言歸舊服北面儒宗乃睠神臯投趾天目禹穴窮探具區肆矚陳寶收華和珍韞積長者下車髦士推轂爰自末路作貢澤宮周游鄒嶧允陟岱宗燕臺購骨易水歌風躡騰金馬獻畫盧龍乃召公車奏厥長技天子曰都覩茲鉅麗煌煌上京濟濟良士往哉汝諧敬敷敎事桓桓直指戾止宮牆薦紳有楚遵豆孔將若操渠鑊爾授圓方彼都有造繫爾之良徙倚橋門

屬厭蔬食姤節翩翩英聲籍籍常伯分庭相君下席
同氣雲從石交景集華顛朝市困翼天衢曳裾華閭
撫劍脩塗濡首胥溺卷舌罔呼獨行負俗風於懦夫
七稔課功百里奮鐸胡宦之拙胡地之惡涿鹿與區
我心孔樂習靜蓬戶濫巾雲壑部符甫下天命難誑
云胡堅子殲我吉人夷體傳舍歸骸私門悲纏鄉曲
悼動宗祊嗚呼哀哉瓦缶喧阗鍾呂委歎唯公嗣徽
逢時之闕窮愁著書聊以卒業芳猷永謝令緒中絕
豈無牖下飾巾待期蕭蕭哀挽望望靈輻戒塗郊外
卽安溼西來芳可述往駕莫羈嗚呼哀哉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七

祭沈太夫人文

古稱敬姜亦曰文伯彤管流光副禕作則猗與令母
厥有嬪德翼子允臧嗣徽靡忒薄言在傳敬爾司箴
衿簪服敎絲枲宣勤柔嘉維則洵美且仁無違夫子
如鼓瑟琴爰自秉家良人任俠髦士分庭長者結轍
梱內慮深道周譽浹豈曰攸遂咸正無缺鹿門輔德
麟趾開祥鞠爾元子授爾義方芳猷貽穀高時擅場
蜚英腴表奏技長揚茅胙名區竹分茂宰政迄有成
民歌無害明詔徵良程書奏最訓言孔昭母氏攸賴
島夷發難吳會操兵漸衣子舍稅駕王程母曰行矣

君命甫臨簡書可畏家室靡寧惟 帝念功懋爾勞
苦奕奕惠文桓桓繡斧陟屺心馳瞻雲道阻言駕星
軒薄游天府云胡不勸殲我令人栝櫟遺澤珩珮徂
音感今撫昔傷死吊生哀淪弱息悲擊同心

祭歐陽太夫人文

嗟乎福澤人所時有也要以羸詘不齊雖有道仁人
猶然有所憾況女德乎故萬鍾之家卒鮮黃髮而鄉
曲老諄能終其天年者顧安所取顯榮尺有所短寸
有所長此其大氏也太夫人爲尚書公母卒年八十
餘矣世所謂吉祥善事寧有不足太夫人所乎然而

太函集

卷之八十二

八

聞太夫人喪薦紳之士莫不匍匐走哭喪次則以太
夫人絕賢且有丈夫子勲業爛焉當世卽富貴壽考
加稠人一等其於太夫人不足多顧天下紛紛時詘
舉羸民未知所稅駕若調停財力務紓四海之急則
尚書公有焉乃今儼然在哀毀間非終喪且不與朝
廷議矣天柰何愛太夫人百年之期而卒使海內失
望哉嗟乎古人以內德顯而後世誦義無窮非獨母
能也蓋亦有子姓之譽若曾孟以下是已藉令徒春
秋高有子且顯而名不立士不俯卒歸乎湮滅尚安
所用之若尚書公爲義至高名實藉甚由此而持國

之秉修太平之業歸太夫人顯名直翹足可待耳說者謂太夫人無死然乎哉往尚書公行部江南某等則皆部中子弟乃得從吊客之末以束帛爲奠太夫人其歆饗之

祭曹太夫人文

嗚呼哀哉三江表靈作我嬪則克令克柔芳猷允塞爰自結褵徽音罔忒治止宣勞瑟琴洽德既富且穀撫盈不居相厥夫子策名賢書勾稽國計夙夜馳驅內顧靡闕伊母之劬詔爾嗣人聿遵先軌通籍金門衰然首舉藝苑蜚英泰階遶羽誰其似之聖善授矩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九

流茲惠問憬彼遐踪於惟夫人其德肅離宜嘗純嘏聊以從容受命自天翬瑜馳榮之子叩閣釋黻褫綬綬將母不遑我心孔疚言歸舊服瞻依懷袖稱卮抱机母氏萬壽天胡不吊殲我淑人娥月寢曜倚蘭收英訃音北來之子南征絕地擗踊顙天悲鳴嗚呼哀哉某等交聯令子義均伯仲逢天一言匍匐靡共玉質方銷金聲可誦悼亡撫存雪涕長慟嗚呼哀哉尚饗

祭外母文

已未冬十一月晦蔣母以疾病終其女從壻在官弗

與大事會女疾幾殆壻匿母訃不以聞及其小愈告之且小祥矣於是壻始總女始衰經女將奔哭墓所則從壻受綬以行壻以守官不得往乃治祭具因女往奠焉於是子壻汪道昆東向哭稽首而告外母孺人之靈曰吁嗟嗟乎哀哉孺人不可死者五可以不死者三乃竟死也舅沒姑老不能卒事一不可宜於夫子中道見倍二不可父母在伯子季女皆亡乃今重爲父母憂三不可諸子女之長者始婚嫁其餘則皆待年四不可諸子蒸蒸宜必有興者樹有秋實樹者不及饗之五不可也夫梱內之德有三不祥驚者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十

不馴忌者不廣汰者不共死之徒也孺人居常婉婉出入未有違言遇諸媵人無所督過其服御務纖嗇獨祭祀賓客罔或不虔具是三者庶幾乎無死道矣不可死而死可以不死而死其將謂司命者何哉昔在大婚幸得謁孺人堂下退而就館心竊竊然憂之孺人有丈夫子五人孺人喪喪者也福澤將至孺人其將不勝既而謂其三德足多形不勝德顧今以形卜者驗矣然則生人之修短將受命於形邪抑亦受命於德邪此其故未之或知也頃謁行而赴闕下孺人以息女屬焉垂涕泣命之其言枉耳卽五年於

外於心終不能忘直將謂孺人富春秋不虞其遽至此也寧詎知疇昔之命遂成永訣乎哉丁巳外孫生孺人驩甚或有言修短者孺人謝之吾幸而有甥死卽瞑耳旣而疾革立諸子女牖下使之歌曰吾甚適獨而女兄在楚宜不可來吾快快耳於是偃卧赴宿或誑之使者自楚來問安否乃張目問之狀偃卧如初有頃聞大呼息女名瞑矣吁嗟嗟乎哀哉孺人之怏怏也以女而其瞑也以甥此其愛丁於女者最深非直骨肉之間而已也卽女明發有懷出於天性事生也慕事死也哀將以報罔極之萬一終無繇矣初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十一

之祭庶幾乎其或饗之也

祭封太孺人陳母文

昔在海隅芒芒戎莽伊余鯁生乃建旗鼓赫赫冢君繡衣持斧戮力同心外禦其侮歷二年所艱險備嘗京觀旣樹海波不揚咨諏莫逆肝膽相忘依依內顧將母不遑母也貞良維邦之媛左右夫君折節爲儉避舍讓三季鮮違怨有子章相時維聖善夫君不愆中道云殂所不卽死藐焉遺孤策策相吊攻苦茹荼願言燕翼以答黃墟之子登庸爰理三輔守國刑書釋民罪罟亦旣三年書庸勳府 舉命自天延于壽母 召爲直指柱後惠文遵彼閩海載歷劍門匡廬彭蠡規矩人倫借曰卓犖所志不存岷岷有懷皇皇靡及愛此桑榆有如頽日迺釋簡書迺辭几席人亦有言三公不易 帝曰能子遂爾孝思馬不及秣車不及脂 聖恩老母夙昔誦之歸休子舍愉色施施相彼樹蔭歲寒堅好疇茲淑人豈不壽考祿服班衣宜爾長保云胡飾巾卒以終老嗚呼哀哉開先有考母氏代終九原回面罔怨罔恫鴈山吉土馬鬣同封束芻千里鑒此忡忡

祭封太孺人胡母文

女德之經乃在梱內近不踰閭遠不出疆比及有家務求敵體與其羸而牖下無寧詘而糟糠此其大氏也太孺人待年中州去吾郡二千里既承父醮單車而從良人折節房皇不憚自下此皆人情所難者而太孺人顧從頌自如當此之時即幸有子男庶幾足以修有虞氏之祀善矣寧詎自必其能以子貴譽命逮其親地下而太孺人于其身親見之也即以子貴善矣寧詎自必其能從子以經故鄉聚諸骨肉而太孺人于其身親見之也無亦天作之合陰厚其終其合也不及豫謀其終也莫之逆睹乃今登大耋而考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十三

終命太孺人其無憾矣乎伯子徒跣歸母喪面深墨不解亦且以親甫受恩乃遽違養身甫受職乃遽違君本之以無所解之心申之以無所逃之義伯子於是乎皇皇矣由今以往親將不有其身直可以答君于無窮而顯親者未艾也伯子其無憾矣乎道昆備在通家方越境會葬既述不佞之言以安伯子且藉是以安太孺人之靈尚饗

祭烈婦孫氏文

嘉靖八年吾宗烈婦孫氏死合葬汪塢東越三十八年天子改元隆慶道昆方居田里率諸弟省烈婦

墓立石表之禮成道昆則又率諸弟某謹以牲醴昭告于族大母孫氏孺人之墳嗟乎孺人不厭糟糠既而日事湯藥困且勞矣夫病垂死聞一言而自決以身先之視古之烈丈夫孺人不啻也吾宗先世率務孝弟力田未遑敦詩書說禮樂當孺人死竟不能上其事有司湮沒至今觀風者不聞過閭者不式孺人非直其生阨也死亦阨矣道昆不敏入仕垂二十年往往稱述孺人僅得其概頃既釋事乃咨遺老耄故實載孺人顛末將以聞之人人恨從事晚耳古之烈丈夫偉矣然或不免于殉名孺人從一而終得死爲幸當其死也身且不恤遑恤身後之名卽聞卽不聞九原何加損也里俗日非第恐詩書禮樂之後或將爲孺人辱刑牲墓下孺人蒞之申儆方來母或慤慤其所否者有如此牲尚饗

祭方烈女文

緊淑女之嬋媛兮佩蕙纓之陸離定厥祥於景胃兮闕公宮而待期指日月以矢心兮曰兩美其必齊夫何溘然獨長往兮結言解而交携服兩驂以發軔兮寧一蹶而顛迷逝將携手同歸兮雖九死其猶不移彼衆口之申申兮徒擿植於多岐視禮義若弁髦兮

關觀不越乎醯醢信余心無二三兮其荼毒其如飴
攢系車以臨墓兮垂涕泣而交頤及黃泉始相見兮
託終身乎同棲吁嗟嗟乎哀哉觀萬始兮紛無垠奄
同盡兮無遂巡殉殯節兮捐骨肉卽長夜兮辭陽春
願相從兮永爲好胡皐壤兮胡山林靈翩翩兮羽駕
乘剛風兮上征邀二姚兮結袂賓王母兮爲隣借靈
脩兮容與望舊鄉兮霑襟薦椒糝兮蘭芷庶來格兮
鄉人

祭溫副使文

嗟乎鄖陽則江漢汝墳之間一都會也保界采阻人
文未章我 國家疆理而郡之政教大備及 先帝

八函集

卷之八十一

十五

由郢中起乃在首善之區山川之所蟠委文治之所
漸濡曠千世歷百年至于公始顯公起家直指使者
衣繡衣冠惠文冠西按長安東按吳會尋以朱輪分
部東海登蓬萊蓋駸駸日進矣垂天之雲降爲時雨
廣莫之野實產豫章其所積者厚其所發者奇公之
謂也乃今膏澤不施而梁木壞矣惡用厚積爲哉往
公居廬余守隣國公奉大事屬余爲堂芥之銘余故
知公先世之義足多公無負丈夫子矣卽公面深墨
不失君子之容余以私覘公其于三旌九等何有乃

今中道顛越公其如先世何余聞東海蓬萊多異人
之跡公脫躡而去其亦厭世而往從之與不然則稍
之地靈本之世德公可無死乃竟死也噫昔公在行
部余以布衣爲方外遊公稍稍聞幸莫能跡余所在
及余從簡書入公故國未嘗不想見公爲人乃今以
廣柳車還公安在也顧公席千百世之積首舉郡中
卽豪傑有與睽乎從公之後公有弟待命公車令公
有子能讀父書人貌榮名公之不朽者在余方有事
境內柰何失此賢大夫卽問民疾苦盡諸便宜將安
所決策也楚有芳草竊比生芻公魂不忘故鄉庶幾
乎其或饗之矣

八函集

卷之八十一

十六

祭黃進士文

自我 太祖起南國都人士濟濟足多 今天子嗣
興秩宗獻士三百諸由南國起者無慮五十餘家
召對於廷率臚列高等卽褻然舉首參居二焉何斌
斌也君以鴈行則稍長以彊學待問則優不亦巨擘
乎哉其將兄南國之士而弟之矣 上方申勅始進
之士務習吏事勵官常居不十旬士三百咸在胡天
不勅君顧溘然爲後死者魁要以盈虛相乘君獨當
阨鄉人殆不忍聞之也又安忍言之傷哉死矣君操

心長者類孟公綽之爲大夫鄉人請以博士易有司君不聽會有度支之役君當餉關中相去八千里而逢且沐暑雨以往鄉人爲君作苦而君不辭諏日且行鄉人莫不壯之矣尋病洩血法有死徵鄉人第以長者壯者卜之胡遽至此頃之醫氏之技單矣卽長者壯者奚賴邪天命有常何負於君而爽也此其故莫之或知傷哉死矣禮重首丘俗輕衣繡故生死富貴必於其鄉此恒情也惜君之終不干牖下而于都市比還故里不以駟馬而以輜車望望銘旌卽行路者皆爲之太息無論鄉人矣顧鄉里之槁死者相屬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十七

名汶汶無聞卽據蓬戶而終亦將與客死同歸耳故富貴貧賤一則君與牧代興修短齊則彭與殤並齒知生知死豈必管晏乎哉君達此矣君當反葬招以巫咸與其依帝鄉而翱翔孰如父母之國與其覽九州橫四海孰如三天子之都君如有知猶之乎飲餞都門逝將稅駕故山而已

祭廸功郎汪公封安人汪母王氏文

當公之少也翩翩而席故饒公負不羈不自有其饒也于斯時也母爲少君比及中年公貳百里則以疆項抗守失守驩公掉臂歸視去少府如唐肆耳不自

有其貴也于斯時也母爲萊婦公雅奇令子日討經藝而訓之卽令子困諸生公不以其故克詘脫臧先人之產由由然自如于斯時也母爲陶母及令子對公車理名郡官比部隸陪京往年出入觀親者三依依請留膝下公卒不許柰何後公事而急私親歸不遑將人臣無所逃之義也于斯時也母爲敬姜故在邑則都人士以公若母而多令子之承家在朝則公卿大夫以令子而多公若母令子行矣惟親命爲競競曾不踰年而母倍公不踰月而公倍令子嗚呼哀哉令子幸得以譽命而逮俱存不幸不得以鼎牲而逮偕老乃今斬焉哀戚固無解于其心都人士則以孝子不死其親惟是令名以也于時介令子而旅奠亦將以結成言靈如有聞尚饗

祭黃母吳孺人文

婚姻猶肺腑也奚必有待而親里俗既有成言則愈䟽必待禮成而始戚諄矣余兩家負俗以敦好不亦肺腑乎哉無論中書公汲汲親余卽母亦汲汲親余內子往余入佐邦政內子以納婦留會余父母春秋高諸子婦嚶嚶耳內子遘疾幾殆四顧疇依母獨日遣母暨視湯藥護起居卽醯醢瓜蔬錡釜臻至平之

內子無恙母寔肉骨而生之及內子入京師母亦遘疾相去數千里曾未及聞既聞之疾旋已又安能百一報母也比余帥內子歸子舍歲時相問有常余方推轂郎君從中書公入太學行甫踰月母趣之歸余心竊以爲不然如之何其以姑息著愛歸僅越宿母以暴疾終焉豈母固前知知大期之將至也藉令無及于永訣其若終天何斯時也卽至近不及聞既聞之大事去矣又安能百一報母也余抗中書公命卒不遣息女視飯含顧息女方待年其何敢干吉凶以蔑禮厚施而卒不報余其罪人乎哉嗟乎母以富則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九

蓋州以貴則禱翟所不足者年也余習知主器偉矣頃得見介君帷下愈益岐嶷異日者余弱息幸得嗣母蘋蘩庶幾能婦凡茲後世之澤皆母之年之生而知死母旣彰彰之死而知生母其無遺憾矣四七維期從俗爲奠靈其不昧鑒茲裏言

奠封太孺人黃母吳氏文

維淞濫觴豪出黔黃左縈豐樂右帶漸江亭亭金竺中峙吾鄉蟠茲鉅麗閱閱相望維吳若黃比隣接壤壇坵齊盟婚姻世講母出延陵公宮式獎爰及結綰室家競爽夫君倣儻傾郡素封臣荷僕僕折節雍容

組紉織紵豈惟婦功拮据梱內縈母之庸旣閱我躬伯仲離立益昌爾後叔季迭出相彼鳴鳩其儀則一食之教之母也無數伯需執秩擯詔明堂仲都近侍載筆尚方煌煌 譽命賁及都房僉云聖善宜服王章踰艾躋耆偕老中倍白首未亡諸孤咸在若鳳將雛若護樹背誦法敬姜勞思無悔豈無象服禕翟具陳豈無已婦經始懷清寧其編素亦示儀刑借曰芻矣振此孤惻介福爾嘗天申難老多富多男亦多壽考大耋之嗟云胡不保上下神祇逝將焉禱里閭掩袂婦子拊心百身可贖靡愛斯人栝棣遺澤珩珮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三

祭方太夫人文

嗟乎後母之能母者鮮矣其不母者居多均之母也其不母也者以其後也能母者以其後而賢也母後而賢宜有聞矣藉其子猶夫人之子也賢無聞也故伯奇子騫之聞以不母也夫母不母則子聞子不子則母無聞與其不幸而子聞無寧母無聞耳乃若美爲之後而母子具聞者其惟太夫人乎當太夫人之

母也得二三子而子之姻以內無間言迄于承令無
訕語及博士中丞遞顯太夫人皆于其身親見之比
居庭善養祿養交至太夫人躬拊諸婦子蓋嘻嘻終
其天年人知二三子之母太夫人而後知太夫人之
能母也往年太夫人既登大耋終不忍倍先通奉而
稱觴聞者謂其不以其身挾賢不以其子挾貴此之
爲母猶之乎公父文伯之母也踰年而太夫人逝矣
嗟乎傷哉都人士于太夫人爲子行視太夫人有母
道往年受戒且不及觴太夫人乃今卽祖有期謹以
芻蕘爲太夫人奠靈其不昧庶或饗之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三

太函集卷之八十二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祭文十五首

祭江漸江先生文

嗟乎夫人可以死者三可以無死者二功成而名遂
死可也老而傳死可也生有益而死有聞死可也此
直爲身謀者也國有老成坐而鎮俗無死可也鄉有
耆舊矜式在焉無死可也此爲鄉國謀者也乃公之
生自牝角以至斑白及其從仕自列邑以至屏藩砥
礪廉隅鮮不爲則更考其質行豈不善始善終哉則

太函集

卷之八十二

一

其功名則成且遂矣則其年所則天佚之人安之矣
則其存亡則益無方而聞不朽矣故公六十而稅駕
七十而飾巾方且視當世爲蘧廬視大歸爲南面公
自爲計得矣顧國人視公之居鄉也猶周鼎之在清
廟也卽不陳不失爲宗器鄉人視公之居里也猶玄
珠之在赤水也卽不出不失爲夜光今則已矣故國
人喪之若喪所仰鄉人喪之若喪所依其在詩曰人
之云亡邦國攸瘁則公其人乎吾黨三十餘曹幸與
公相出入其半與國人俱亦旣與聞國論定矣其半
與鄉人處而鄉評不僉同於是聚族而謀私謚之曰

簡蟬於舉一莖就几筵告之嗚呼哀哉尚饗

祭程母凌太夫人文

人之有子樂莫樂於成名子之事親憂莫憂於不逮此夫人之恒情也乃若拊子之孤奉母之寡卽有憂樂視夫人滋甚焉情之必至者也太夫人之拊令子貌焉而孤恤緯而授之經則固以儻然者斬之矣吾鄉佔畢之士白首紛如令子之揚首善擢公車曾未及壯太夫人且于吾身親見之也豈不洩洩乎樂哉令子幸以蚤貴而安太夫人亦將以難老斬之矣凡諸生人之樂豈不足太夫人所乎顧不待須臾溘焉

太山集

卷之八十二

二

卽世要以生不及養歿不及含爵不及副禕祿不及牲鼎固宜令子斬焉哀戚舉無足以解憂憂之如何卽終其身懼無以報寡母耳都人士未盡獲交令子亦未獲拜太夫人顧仕則同朝居則同邑義同休戚無繇匍匐救之重以封樹告成無繇執紼旅舉戔戔爲奠敬告九原嗟乎顯親揚名孝之終也令子顯揚方自今始要其終爲太夫人報者何可勝原亡矣如存尚饗

祭程太母文

大岳之胤玄丘之孫發祥聖善肇自姜姬嗣徽維許

奕世滋蕃歛西水滸厥有芳蓀伯休景胃相望高門

處勤締綈給出力蘋繁公宮始醮婦順彌敦太公初載玉質溫溫行不由徑學不窺園儒林高峙矯首臨軒六翮終戢未究鵬鵬篤生令子主器斯存口授慈訓日誦千言遭家不夷舅氏云歿辟倪神姦突起如猾賴母助勦彌縫其闕卒之用寧母心屹屹公旣脫屣賁于丘廬天奪仲氏驟失璠璣傷心則痾幾隕其驅賓興伯子旋對公車慈顏乃豫宿疾亦紓伯能效績夙夜在公帝咨庶士來汝臣東澤水方割爾隸司空勿辭胼胝成始成終伯拜受命遑恤我躬蹈河犯

太山集

卷之八十三

三

難操畚鳩工平成奏績左右禹功帝心簡在爵爾媪翁龍章象服延世以庸玄圭告成貝錦持議出牧恒山鹽車服驥旣貳齊東旋亦留滯子民若母居然豈弟穆考明明誰爲箕斗左無不宜右無不有一命爲郎再命爲守騰茂蜚英籍甚人口中者耽耽猶議其後稅冕而行臣有父母母喜而語未綏全歸何如巖穴卒老逢承樹萱未艾叢桂相依豈無美蔭亦伏危機何如子舍善養無違歲在龍蛇高明闢室疇昔之秋亦聞寢疾伯受遺言令聲爲律難老如祈終焉迪吉朞月猶康葆和長畢子姓家號行人路恤誰

謂春暉奄如隙日余姻令子奕世爲期余先失恃令子繼罹撫今懷昔涕下交頤豈惟私戚世喪母儀阨余負疾出戶濡遲束芻爲俎登麥爲糜敬託周親長跼陳辭尚饗

祭李令君母夏太夫人文

嗟乎尹伯奇不以其賢而遭履霜閔子騫不以其孝而舒易棗則其母後也卽令君賢矣孝矣寧于二子有加顧令君之母太夫人不啻所生寧詎自知其爲後也令君幸哉太夫人始歸太公而季子生行年四十八矣蓋絕乳也夫夫三子具在季視三子孰親顧

太函集

卷之八十二

四

太夫人之字諸子若鴈鳩而令君之急太夫人若鳥鳥諸子於是乎有母令君於是乎有成矣太公幸哉頃之使至邑中聞太夫人疾令君色憂旣而以寢疾聞憂之甚旣聞疾幾殆無所解于其心邑人謂太夫人年數非高卽血敗非不治何憂之深也令君則曰瑄始穀母季之始啄母乳之毛羽未成母傳之翼凡茲咫尺皆母劬勞瑄越在官不遑一日之養卽有不逮如罔極何于是神日坐馳形日坐敝庶幾哉太夫人無恙而後懸解耳函聞甫至令君籲天而號擗地而踊一哭而絕百呼而甦皇皇然嗷嗷然不恤百身

以存母氏夫何故失恃故也令君之子吾民也境內恃焉而其得有令君惟是太夫人在天以良令資境內宜必以壽母安令君邑有田野令君治之邑有倉廩令君儲之則太夫人能食之遺也邑有子弟令君訓之邑有幽側令君彰之則太夫人能教之遺也邑有蝨賊令君翦之邑有淵藪令君夷之則太夫人義方之遺也比令君之政成矣太夫人之澤深且濺矣惟是相度經始版籍踐更方將介福于太夫人幸借令君遺境內數百年之利顧太夫人已矣邑人卽不有令君俛俛何依此其失恃尤甚令君旣成服匍匐而趣居廬苴屨及於門桐杖及於巷垂橐而任井及於西郭之郊卽萬衆遮留不能終日淹矣是令君之失太夫人恃也日近所奔邑人之失令君恃也日遠所慕抑亦天降罰于吾邑延令君而及太夫人與某等德令君尤深繫令君尤切豫章伊邇莫與生芻近卽几筵旅陳樽簋不假戶祝庶其饗之

祭方初庵先生文

公勞王事奄忽云亡上則公卿大夫下則廝豎遠則寓內近則鄉黨丘閭聞者莫不怛然驚閔然悼恍然自失戚戚然不啻降割于其躬望望然殆將詰司命

太函集

卷之八十二

五

而亡從陶陶然遂遂然不難百其身而冀其可贖也而況婚姻乎又況不肖昆弟若而人乎以此思哀哀可知矣顧鄉人知其爲良士矣未也國人知其爲國士矣猶未也天下之人知其爲天下士矣是足以盡公乎其未邪當世所謂天下士者或以廉或以節或以惠或以才廉不必夷節不必曾史惠不必子產才不必周公有一于斯輒挾咫尺之長以短天下甚者小廉皎皎小節硜硜小惠沾沾小才栩栩杓之人以侘其特若揭白日而行此其器易盈去斗筭不能以侖如其廉若節惠若才公兼之矣其自視猶土苴耳

太函集

卷之八十二

六

皇皇夙夜務求吾道之真絜廣狹以爲言猶海若之于河伯也吾道沿洙泗而下孰能不波浮則汗漫鑿則支離世喪道矣東越堀起天門始開剡剡并行猶多失步後之人聚徒竊號羣喙伺其創而啄之劇秦茂新湯武自廢又其甚也公稟躬行務心得臣口耳輔精神思玄而無所思見獨而無所見藉令窮其力之所至殆將爲冥視爲默成其始也爲直爲方其卒也鉤可以爲繩規可以爲萬其斯爲東魯之正室東越之中原也夫非千古之士乎哉千古之士旦暮失之當世所爲大哀也以此粵自王者不作王佐不興

歷千古而稱兩人則顏氏前茅而孔明殿矣顏氏以潛心而歿孔明以盡瘁而歿惡在乎有天下世無龍虎無用風雲天時則然也乃今則易時矣公得其時不得其壽豈其千古一觀卒與兩人同歸邪天有所不周地有所不滿雖聖人不能易矣要以顏氏孔明不以無年而隕不朽桓康吳魏不以得志而享令名小年不及大年政謂此耳公往矣鄉國則有瞽宗故部則有尸祝聞遺言者則有誦法聞遺風者則有儀刑此之謂大年人人知矣然非其至者也乃若在天爲天載在地爲地文在神爲昭明在帝爲左右此王倪所不知者蒲衣子或得而與知焉斯其至矣知其至則可以哀可以無哀古人以善喪聞率用此也猥自託于肺腑可謂曰知冥冥有知則孺子之生芻在尚饗

祭吳氏嫂文

嗟乎婦道實難處困尤難繁惟吳嫂攻苦百端勞不遑息居不遑安比德萊孟齊軌姜桓昔在公宮笄年待吉邑有望族閭閱相匹舅歿謂何家徒壁立藜藿不克牛衣對泣脫簪傾橐以佐饗殮辛勞矻矻從旦及昏旣勤締綌亦懋蘋蘩相厥夫子矯矯當門維伯